



神雕侠侣

怀旧版



金庸 著
[四]

广州出版社

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

金庸著

鐘

肆

怀旧版

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雕侠侣: 怀旧版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9. 12
ISBN 978-7-5462-0070-5

I. ①神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6527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7-080号

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(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)专有使用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为满足广大读者希望收藏旧版《神雕侠侣》的愿望, 特别推出本怀旧版

敬告读者

为了维护读者、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, 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刮开涂层, 可见到一组数码, 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。

1. 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,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#键结束。
2.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06691603100。
3. 网上查询www.macs.com.cn。
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 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门举报,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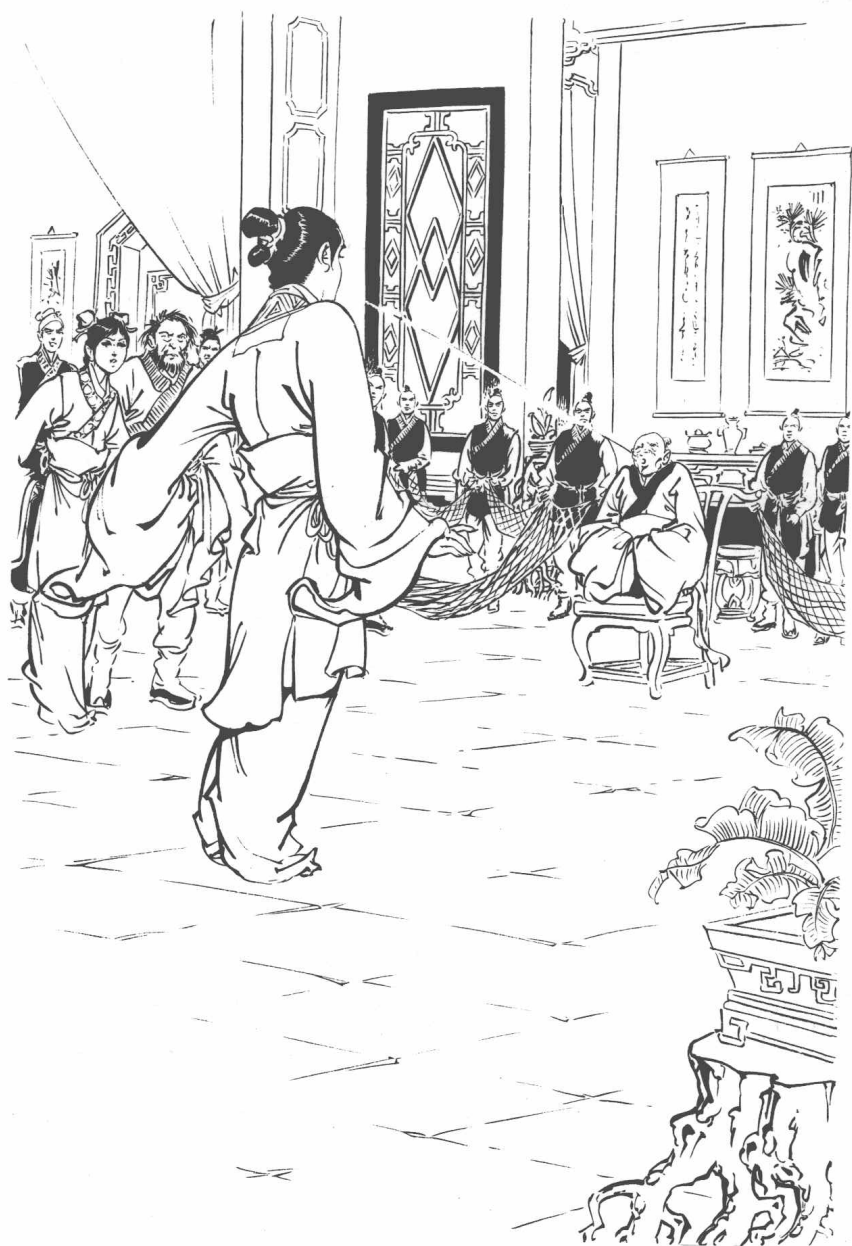
联系电话: 020-34297719 13570022400

我们对举报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。

广州出版社
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

目
录

第三十一回	半枚灵丹	1169
第三十二回	情是何物	1203
第三十三回	风陵夜话	1251
第三十四回	排难解纷	1291
第三十五回	三枚金针	1343
第三十六回	献礼祝寿	1379
第三十七回	三世恩怨	1413
第三十八回	生死茫茫	1453
第三十九回	大战襄阳	1487
第四十回	华山之巅	1533
后 记		1563



波的一声，裘千尺第三枚枣核钉又从口里喷出，射向黄蓉咽喉。黄蓉为了遵守“不避不格”的诺言，只得行险，双膝微曲，待枣核钉对准嘴唇飞到，一口真气喷了出去。

第三十一回 半枚灵丹

绝情谷占地甚广，群山围绕之中，方圆三万余亩。道路曲折，丘屏壑阻，但杨过与小龙女展开轻身功夫，按图而行，片刻即到，只见前面七八丈处数株大榆树交相覆荫，树底下是一座烧砖瓦的大窑，图中指明天竺僧和朱子柳便囚于此处。

杨过向小龙女道：“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进去瞧瞧，里面煤炭灰土，定然脏得紧。”弓身走进窑门，一步踏入，迎面一股热气扑到，接着听得有人喝道：“甚么人？”杨过道：“谷主有令，来提囚徒。”

那人从砖壁后钻了出来，奇道：“甚么？”见是杨过，更是惊疑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杨过见是个绿衣弟子，便道：“谷主命我带那和尚和那姓朱的书生出去。”那弟子知道谷主性命是他所救，曾当众说过要他做女婿，绿萼又和他交好，此人日后十九会当谷主，倒也不敢得罪，说道：“但……谷主的令牌呢？”杨过不理，道：“你领我进去瞧瞧。”那人答应了，转身而入。

越过砖壁，炽热更盛，两名粗工正在搬堆柴炭，此时虽当严寒，这两人却上身赤膊，下身只穿一条牛头短裤，兀自全身大汗淋漓。那绿衣弟子推开一块大石，露出一个小孔。杨过探首张去，只见里面是间丈许见方的石室，朱子柳面壁而坐，伸出食指，正在石壁上挥划，显是在作书遣怀，只见他手臂起落潇洒有致，似乎写来极是得意。那天竺僧却卧在地下，不知死

活如何。杨过叫道：“朱大叔，你好？”

朱子柳回过头，笑道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说乎？”杨过暗自佩服，心想他被困多日，仍然安之若素，临难则恬然自得，遇救则淡然以嘻，这等胸襟，自己远远不及，问道：“神僧他老人家睡着了吗？”这句话出口，心中突突乱跳，只因小龙女的生死全都寄托在这天竺僧身上。朱子柳不答，过了一会，才轻轻叹道：“师叔他老人家抗寒热的本领，本来远非我所能及，可是他……”

杨过听他语意，似乎天竺僧遇上了不测，心下暗惊，不及等他说完，便转头向那绿衣弟子道：“快开室门，放他们出来。”那弟子奇道：“钥匙呢？这钥匙谷主亲自掌管。若叫你放人，定会将钥匙交你。”

杨过心急，喝道：“让开了！”举起玄铁重剑，一剑斩出，喀的一声响，石壁上登时穿了一个大洞。那弟子“啊”的一声叫，吓得呆了。杨过直刺三剑，横劈两剑，竟将那五寸圆径的窗孔开成了可容一人出入的大洞。

朱子柳叫道：“杨兄弟，恭贺你武功大进！”弯腰抱起天竺僧，从破孔中送了出来。杨过伸手接过。触到天竺僧手臂温暖，心中一宽，但随即见他双目紧闭，心道：“啊哟，这火浣室中死人也熏得热了。”忙伸手探他鼻息，觉得微有呼吸出入。朱子柳跟着从洞中跃出，说道：“师叔昏迷过去，想来并无大碍。”杨过脸上一红，暗叫：“惭愧！”自知真正关心的其实并非天竺僧死活，而是自己妻子能否获救，问道：“大师给热晕了么？快到外面透透气去。”抱着他走出。

小龙女见三人出来，大喜迎上。杨过道：“找些冷水给大师脸上泼一泼。”朱子柳道：“不，我师叔是中了情花之毒。”杨过一惊，问道：“中得重不重？”朱子柳道：“我想不碍事，是师叔

自己取了花刺来刺的。”杨过和小龙女大奇，齐问：“干么？”朱子柳叹道：“我师叔言道：这情花在天竺早已绝种，不知如何传入中土。要是流传出去，为祸大是不小，当年天竺国便有无数人畜死于这花毒之下。我师叔生平精研疗毒之术，但这情花的毒性实在太怪，他入此谷之时，早知灵丹未必能得，就算得到，也只救得一人，他发愿要寻一条解毒之方，用以博施济众。他以身试毒，要确知毒性如何，以便配药。”

杨过又是惊诧，又是佩服，说道：“佛言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大师为救世人，不惜干冒大难，实令人钦仰无已。”朱子柳道：“古人传说，神农尝百草，觅药救人，因时时食错毒药，脸为之青。我这位师叔也可说有此胸怀了。”

杨过点头道：“正是。不知他老人家何时能够醒转？”朱子柳道：“他取花刺自刺，说道若是所料不错，三日三夜便可醒转，屈指算来已将近两日了。”杨过和小龙女对望一眼，均想：“他昏迷三日三夜，中毒重极。好在这情花毒性随人而异，心中若动男女之情，毒性便发作得厉害。这位大和尚四大皆空，这一节却胜于常人了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你们在这窑中，是哪里找来的情花？”朱子柳道：“我二人被禁入火浣室中后，有位年轻的姑娘常来探望……”小龙女道：“可是长挑身材、脸色白嫩、嘴角旁有颗小痣的么？”朱子柳道：“正是。”小龙女向杨过一笑，对朱子柳道：“那是谷主之女绿萼姑娘。她听说两位是为杨过求药而来，自是另眼相看。除了不敢开室释放之外，你们要甚么便给甚么了。”朱子柳道：“正是。师叔要她攀折情花花枝，我请她递讯出外求救，她一一应允。这火浣室规定每日有一个时辰焚烧烈火，也因她从中折冲，火势不旺，我们才抵挡得住。我常问她是谁，她总不肯说，想不到竟是谷主之女。”小龙女道：“我们所以能

寻到这里，也是这位姑娘指点的。”

杨过道：“师尊一灯大师也到了。”朱子柳大喜，道：“啊，咱们出去罢。”杨过眉头微皱，说道：“就是慈恩和尚也来了，这中间只怕有点麻烦。”朱子柳奇道：“慈恩师兄来了，那岂不是好？他兄妹相见，裘谷主总不能不念这份情谊。”他虽比慈恩先进师门，但慈恩的武功与江湖上的身份本来均可与一灯大师比肩，点苍渔隐和朱子柳等敬重于他，都尊之为师兄。朱子柳请绿萼传讯出去求救，原是盼慈恩前来，两家得以和好，哪知杨过说反增麻烦，甚是不解。

杨过略述慈恩心智失常，以及裘千尺言语相激的情形。朱子柳道：“郭夫人驾临谷中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她权谋机智，天下无双，况且有我师主持大局，杨兄弟你武功又精进若斯，必无他变。我倒是担心师叔的身子。”杨过也觉天竺僧的安危倒是第一等大事，说道：“还是找个所在，静候大师回复知觉。我夫妇和朱大叔一起守护便了。”朱子柳沉吟道：“却在哪里好呢？”寻思半晌，总觉这绝情谷中处处诡秘，难觅稳妥的静养所在，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便在此处。”

杨过一怔，即明其意，笑道：“朱大叔所言大妙，此处看似凶险，其实倒是谷中最安稳的所在，只要制住在此看守的那几个绿衣弟子，使他们不能泄漏机密即可。”朱子柳伸手虚点一指，笑道：“这事容易。”抱起天竺僧，说道：“我们在这窑中安如磐石，还是请杨兄弟贤夫妇去助我师一臂之力。”

杨过想起一灯重伤未愈，慈恩善恶难测，自己若是只守着天竺僧一人，未免过于自私，于心难安，眼见朱子柳抱起天竺僧钻入窑中，便和小龙女重觅旧路回出。

两人经过一大丛情花之旁，其时正当酷寒，情花固然不华，叶子也已尽落，只余下光秃秃的枝干，甚是难看，树枝上兀自

生满尖刺。

杨过突然间想起李莫愁来，说道：“情之为物，有时固然极美，有时却也极丑，便如你师姊一般。春花早谢，尖刺却仍能制人死命。”小龙女道：“但盼神僧能配就治疗花毒的妙药，不但医好了你，我师姊也可得救。”

杨过心中，却是盼望天竺僧先治小龙女内脏所中剧毒，想天竺僧昏迷后必能醒转，但若竟然不醒，终于死去，那便如何？眼望妻子，心中柔情无限，突然之间，胸口一阵剧痛。他知乃因适才为教程陆姊妹、花毒加深之故，生怕小龙女怜惜自己而难过，于是转头瞧着那些光秃秃的花枝，想起情意绵绵之乐，生死茫茫之苦，不由得痴了。

这时绝情谷大厅之中又是另一番光景。裘千尺出言激兄，语气越来越是严厉。一灯大师一言不发，任凭慈恩自决。慈恩望望妹子，望望师父，又望望黄蓉，一个是同胞手足，一个是传法恩师，另一个却是杀兄之仇，心中恩仇起伏，善恶交争，哪里决得定主意？自幼至老数十年来的大事，在脑海中此来彼去，忽而泪光莹莹，忽而嘴角带笑，心中这一番火拚，比之他生平任何一场恶战都更为激烈。

陆无双见杨过出厅后良久不回，反正慈恩心意如何，与她毫不相干，轻轻扯了程英的衣袂，悄步出厅。程英随后跟出。陆无双道：“傻蛋到哪儿去了？”程英不答，只道：“他身中花毒，不知伤势怎样？”陆无双道：“嗯！”心中也甚牵挂，突然道：“真想不到，他终于和他师父……”程英黯然道：“这位龙姑娘真美，人又好，也只这样的人才，方配得上杨大哥。”陆无双道：“你怎知道这龙姑娘人好？你话都没跟她说过几句。”

忽听得背后一个女子声音冷冷的道：“她脚又不跛，自然很好。”陆无双伸手拔出柳叶刀，转过身来，见说话的正是郭芙。

郭芙见她拔刀，忙从身后耶律齐的腰间拔出长剑，怒目相向，喝道：“要动手么？”

陆无双笑嘻嘻的道：“干么不用自己的剑？”她幼年跛足，引为大恨，旁人也从不在她面前提起，这次和郭芙斗口，却给她数次引“跛足”为讽，心中怒到了极处，于是也以对方断剑之事反唇相讥。郭芙怒道：“我使用别人的剑，领教领教你武功。”说着长剑虚劈、嗡嗡之声不绝。陆无双道：“没上没下的，原来郭家的孩子对长辈如此无礼。好，今日教训教训你，也好让你知道好歹。”郭芙道：“呸，你是甚么长辈了？”陆无双笑道：“我表姊是你师叔，你若不叫我姑姑，便得叫阿姨。你问问我表姊去！”说着向程英一指。

郭芙以母亲之命，叫过程英一声“师叔”，心中实是老大不服气，暗怪外公随随便便的收了这样一个幼徒，又想程英年纪和自己相若，未必有甚么本领，这时给陆无双一顶，说道：“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外公名满天下，也不知有多少无耻之徒，想冒充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孙呢。”

程英虽然生性温柔，听了这话也不自禁有些生气，但此时全心全意念着杨过的安危，无意争这些闲气，说道：“表妹，咱们找……找杨大哥去。”陆无双点点头，向郭芙道：“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她不是叫我表妹么？郭大侠和黄帮主名满天下，也不知有多少无耻之徒，想冒充两位的儿子女儿呢！”说着嘿嘿冷笑，转身便走。

郭芙一呆，心想：“有谁要冒充我爹爹妈妈的儿女？”但随即会意过来：“啊哟！她是骂我野种来着，骂我不是爹妈亲生的儿女？”一听懂她语中含意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？纵身而上，挺剑往她后心刺去。

陆无双听得剑刃破风之声，回刀挡格，当的一响，手臂微

感酸麻。郭芙喝道：“你骂我是野种么？”长剑连连进招。陆无双左挡右架，冷笑道：“郭大侠是忠厚长者，黄帮主是桃花岛主的亲女，他二位品德何等高超……”郭芙道：“那还须说得？也不用你称赞我爹娘来讨好我。”她只道陆无双真心颂扬她父母，剑招去势便缓了，哪知陆无双接着道：“你自己呢？你斩断杨大哥手臂，不分青红皂白的便冤枉好人，这样的行径跟郭大侠夫妇有何相似之处？令人不能不起疑心。”郭芙道：“疑心甚么？”陆无双阴阴的道：“你自己想想去。”

耶律齐站在一旁，知道郭芙性子直爽，远不及陆无双机灵，口舌之争定然不敌，耳听得数语之间，郭芙便已招架不住，说道：“郭姑娘，别跟她多说了。”他瞧出郭芙武功在陆无双之上，不说话只动手，定可取胜。岂料郭芙盛怒之际，没明白他的用意，说道：“你别多事！我偏要问她个明白。”

陆无双向耶律齐瞪了一眼，道：“狗咬吕洞宾，将来有得苦头给你吃的。”耶律齐脸上一红，心知陆无双已瞧出自己与郭芙生了情意，这句话是说，这姑娘如此蛮不讲理，只怕你后患无穷。

郭芙瞥见耶律齐突然脸红，疑心大起，追问：“你也疑心我不是爹爹、妈妈的亲生女儿？”耶律齐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咱们走罢，别理会她了。”陆无双抢着道：“他自然疑心啊，否则何以要你快走？”郭芙满脸通红，按剑不语。耶律齐只得明言，说道：“这位陆姑娘说话尖酸刻薄，你要跟她比武便比，不用多说。”陆无双抢着道：“他说你笨嘴笨舌，多说话只有多出丑。”

这时郭芙对耶律齐已有情意，便存了患得患失之心，旁人纵然说一句全没来由的言语，只要牵涉到她意中人，不免要反复思量，细细咀嚼，听陆无双这么说，只怕耶律齐当真看低了自己。她自幼得父母宠爱，两个小伴武氏兄弟又对她千依百顺，

除了杨过偶然顶撞于她之外，从未跟人如此口角过，今日陡然间遇上了一个十分厉害的对手，登时处处落于下风，她也已知道说下去只有多受对方阴损，骂道：“不把你另一只脚也斩跛了，我不姓郭。”说着运剑如风，向陆无双刺去。陆无双道：“你不用斩我的脚，便已不姓郭了，谁知道你姓张姓李？”转弯抹角，仍是骂她“野种”。说话之间，两人刀剑相交，斗得甚是激烈。

郭靖夫妇传授女儿的都是最上乘的工夫。这些武功自扎根基做起，一时难于速成。郭芙的天资悟性，多似父亲而少似母亲，因此根基虽好，学的又是正宗武功，但这时火候未到，许多厉害的杀手还用不出来，饶是如此，陆无双终究不是她对手，加之左足跛了，纵跃趋退之际不大灵便。郭芙怒火头上，招数尽是着眼攻她下盘，剑光闪闪，存心要在她右腿上再刺一剑。

程英在旁瞧着，秀眉微蹙，暗想：“表妹骂人虽然刻薄，但这位郭姑娘也太横蛮了些，无怪他的右臂会给她斩断。再斗下去，表妹的右腿难保。”只见陆无双不住倒退，郭芙招招进逼，忽听得嗤的一声，陆无双裙子上划破了一道口子，跟着轻叫一声：“啊哟！”踉跄倒退，脸色苍白。郭芙抢上两步，横腿扫去。程英见她得胜后继续进逼，陆无双已处险境，当即轻轻纵上，双手一拦，说道：“郭姑娘手下留情。”郭芙提起剑来，见刃上有条血痕，知陆无双腿上已然受伤，得意洋洋的指着她道：“今日姑娘教训教训你，好教你以后不敢再胡说八道。”

陆无双腿上创伤疼痛，怒道：“但凭你一把剑，就封得了天下人悠悠之口吗？”她知郭芙深以父母为荣，偏偏就诬她不是郭靖、黄蓉的女儿。郭芙喝道：“天下人说甚么了？”踏上一步，长剑送出，要将剑尖指在她胸口之上。

程英挟在中间，眼见长剑递到，伸出三指，搭住剑刃的平面，向旁轻轻一推，将长剑荡了开去，劝道：“表妹，郭姑娘，

咱们身处险地，别作这些无谓之争了。”

郭芙挺剑刺出，给她空手轻推，竟尔荡开，不禁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你要帮她是不是？好好好，你们两个对付我一个，我也不怕，你抽兵刃罢！”说着长剑指着程英当胸，欲刺不刺，静待她抽出腰间玉箫。

程英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劝你们别吵，自己怎会也来争吵？耶律兄，你也来劝劝郭姑娘罢！”耶律齐道：“不错，郭姑娘，咱们身在敌境，还是处处小心为是。”郭芙急道：“好啊，你不帮我，反而帮外人。”她见程英淡雅宜人，风姿嫣然，突然动念：“难道他是看上了她？”耶律齐半点也没猜到她的念头，续道：“那慈恩和尚有些古怪，咱们还是瞧瞧令堂去。”

陆无双只听得郭芙一句话，见了她脸上的神色，立刻便猜到了她心事，说道：“我表姐相貌比你美，人品比你温柔，武功又比你高，你千万要小心些！”这四句话每一句都刺中了郭芙的心事，她心头一震，问道：“我小心些甚么？”陆无双冷笑道：

“除非我是傻瓜，我才不喜欢表姐而来喜欢你呢！你横蛮泼辣，有甚么好？”这两句话说得过于明显，郭芙如何能忍？长剑晃动，绕过程英，向陆无双胁下刺去。

她这一招叫作“玉漏催银箭”，是黄蓉所授的家传绝技，剑锋成弧，旁敲侧击，去势似乎不急，但剑尖笼罩之处极广，除非武功高于她的对手以兵刃硬接硬架，否则极难闪避。程英眉心一蹙，心道：“这位姑娘怎地尽使这等凶狠招数？我表妹便算言语上得罪于你，终究不是死仇大敌，怎可不分轻重的便下杀手？”好在黄药师也传过她这路剑法，于此一招的去势了然于胸，当下劲蓄中指，待郭芙剑划弧形，铮的一声轻响，已将长剑弹落于地。

这一弹程英使的虽是“弹指神通”功夫，但所得力纯在巧

劲，只因事先明白对手剑路，恰于郭芙剑上劲力成虚的一霎之间弹出，否则她两人功夫只在伯仲之间，单凭一指之力，可不能弹去郭芙手中兵刃。她跟着左足上前踏住长剑，玉箫出手，对准了郭芙腰间穴道。弹剑、踏剑、指穴这三下一气呵成，郭芙被她一占先机，处境登时极为尴尬，如俯身抢剑，腰间数穴非有一处给点中不可，但若跃后闪避，长剑是给人家夺定了。她武功虽然不弱，临阵经验却少，一时之间俏脸涨得通红，打不定主意。

耶律齐喝道：“喂，这位姑娘，你把我的兵刃踏在地下干什么？”侧身长臂，来抓玉箫。程英手臂回缩，转身挽了陆无双便走。郭芙忙抢起长剑，叫道：“慢走，你我好好的比划比划。”陆无双回头笑道：“还比划……”程英手臂一抬，带着她连跃三步，二人已在数丈之外，陆无双那句话没能说完。

耶律齐道：“郭姑娘，她侥幸一招得手，其实你们二人胜败未分。”郭芙恨恨的道：“是啊，我剑划弧形，尚未刺出，她已乘虚出指。看不出她斯斯文文的却这么狡猾。”耶律齐“嗯”了一声，他性子刚直，不愿饰词讨好，说道：“这位程姑娘武功不弱，下次如再跟她动手，不可轻敌。”

郭芙听他称赞程英，眉间掠过一阵阴云，忍不住冲口而说：“你说她武功好吗？”耶律齐道：“是。”郭芙怒道：“那你不用理我，去跟她好啊。”说着转过了身子。耶律齐急道：“我劝你不可轻敌，要你留神，那是帮你呢，还是帮她？”郭芙听他话中含意确是回护自己，不由得一笑。耶律齐道：“我不是帮你夺剑吗？你还怪我吗？”郭芙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怪你，怪你，怪你！”脸上却堆满了笑意。

耶律齐心中一喜，忽听得大厅中传来吼声连连，同时呛啷、呛啷，铁器碰撞的响声不绝。郭芙叫道：“啊哟，快瞧瞧去。”